



作者(左一)采访背二哥

背山背水背太阳 背二哥 的 背二哥歌

□文猛

一 初遇

镇上认识向长路的还真多，一路上不断有人喊他，向大爷，唱一曲背二哥歌啊，你的背二哥好提劲啊。

大爷，你就是传说中的背二哥？

对啊，这下你该宽心了吧，别说你这点东西，再加我也能够背回槽溪。

走出古镇，刚才街背后若隐若现的驷步河完全呈现在田园中，河畔一方方田地中忙碌着平整土地准备育苗的群众。不知是谁看见了我们，大声喊道，向大爷来啦，给我们来一曲背二哥歌啊！就这么一喊，周围忙碌的群众一下汇聚到小路边。向大爷放稳背架，用打杵撑着。文领导，我们歇一下，看你累的。

向大爷接过我递上的香烟，点上，歌声响起来——

早晨喜鹊喳喳叫，就如家乡贵人到。客不嫌我歌难听呢，我送贵客到槽溪。

弯弯背架像条船，情哥背铁又背盐，鸡叫三道就起身，太阳落坡才团圆。

弯弯扁担一只梭，我是三峡背二哥。太阳送我上巫山，月亮陪我过巫河。打一样来唱支歌，人家说我好快乐。

古道上果然有美好的东西等着我。

在我印象中，背二哥最出名的地方是在四川的巴中、通江、南江一带的大巴山区。

给向大爷讲述我在通南巴感受过的背二哥。向大爷说，他们是巴山背二哥，我们是三峡背二哥，不管哪里的背二哥，我们唱的都是背二哥。路是相通的，歌也是相通的。万州自古就是川东门户，不管是川陕古道还是川鄂古道，古道上最有名的背老二就是我们槽溪人，祖祖辈辈就在路上。年轻时他背盐背桐油去过川陕古道上的米仓古道和汉壁古道，但他一生中走得最多的还是川鄂古道。

向大爷讲述起那些古老的古道，情绪一下高昂，仿佛那些路昨天刚刚走过。

背上背的二架子，手里提着打杵子，脚上穿的偏耳子，腰里插的扇篾子，口里衔的烟锅子，肩上搭的汗帕子，歇气休息唱山歌子。

挑担靠铁肩，踩稳风雨天，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

小哥挑担二百三，磨烂肩头和衣衫。磨烂衣衫谁来补？磨烂肩头谁心酸？

歌声回荡山谷，一瞬间让我们穿越到几百年几千年前的巴山蜀水。

二 歌唱

大爷识字不多，但大爷却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他也许并不知道歌声中是什么谱什么调，也许他并不知道歌声中那些生动的字该怎么写，他就是从祖辈那里听来、从祖辈那里传唱，上到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下到柴米油盐、小情小绪，都是入歌入调的素材，一曲一曲唱出一天一天的路、一天一天的活、一天一天的日子。

大爷说，三峡背二哥走的路途遥远，道路险恶，因此常常结伙而行，直到1970年代以前，一些乡镇供销社或村社代销店都请了几十个这样的背二哥作为自己的搬运队，把山里的桐油、柚子、稻米、生漆等背往通车通船的地方，又把远方用车用船运来的煤油、布匹、食盐等背回山里，一走就是好几天，路途要歇上好几个客栈，十分辛苦。早上，领头的背二哥高唱一声：太阳出来照白岩，背起背架上路来，耶——嘿！

大家继续漫漫的长路。

长江呢，河来哟，三峡哟，峡来哟，我是三峡哟，背二哥罗哈，太阳送我哟上巫山，月亮陪我哟下江河，背架背起闪几下也，打杵子杵断了几道坡。

高高的大巴山，离天只有三尺三，要想翻越巴山顶，只有背二哥的铁脚杆，耶——嘿！

背上千斤翻巴山，铁打腰杆都压弯，打双赤脚路难走，七十二道脚不干，耶——嘿！

三峡两岸，山高路陡，行走艰难，背二哥一声吼起，唱腔高亢悠扬，翻山越岭，穿云钻雾，特别是歌结束时那长气短叹的甩腔——“耶——嘿！”这山唱来那山应。背二哥调子是豪迈的高亢的激越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调子背后有他虚饰和沉郁的成分，歌声中承载着背二哥的哀怨与艰辛。

背二哥唱歌不是为刻意去唱给哪个看的，他们的歌就是劳动的一部分，就是为了消除寂寞，缓解疲劳，是寂寞和艰辛之中自然升华出的歌。受欢迎的背二哥除了肩上有力量脚上有力心中有力量之外，能够唱出很多背二哥的背二哥绝到更受欢迎。所以背二哥眼中有活，肚中有货，脑中有词，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唱得听者动容，姑娘动情，老板动心，才会肩上有活，脚下有路。



组织部安排一批机关干部到贫困村作扶贫第一书记，我第一个举手，申请去走马镇槽溪村。

走马古镇在著名的川鄂茶盐古道上，走马就是一个在路上的地名。槽溪村驷步河么店子是走马古道上著名的驿站，我总觉得那条古道那方驿站有什么在等着我。

槽溪是古道上唯一没有通公路的村，这是组织上安排我挂职扶贫第一书记的最大理由。村支书派了一个叫向长路的来镇政府接我。我特别告诉村支书，有很多书很多行李，还有给群众购买的良种玉米种子，一定派个年轻的。村支书说放心，别说你很多书很多行李，就算你走累了，连你也能背到槽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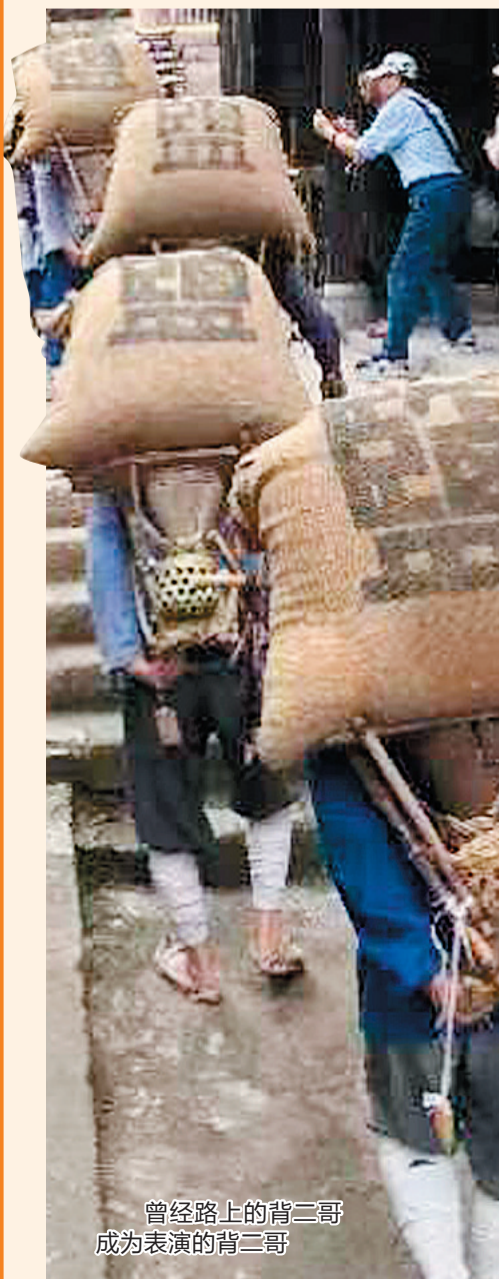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看上去有50多岁的老头。这就是那个能够把我也能背到槽溪的人？

大叔今年五十几啦？

向长路细心地把所有东西一件件捆绑在背架上，笑着问我，就这些，还有吗？你问我五十几？大爷我今年七十三啦！

我不敢走啦。

向大爷似乎看出我的心思，放心，我和你走回槽溪，没有人会说你闲话的。



曾经路上的背二哥成为表演的背二哥



川鄂古道上的背二哥

三 爱情

背二哥没有固定的师徒关系，庞大的背运队伍在漫长的背运途中更唱迭和，相互学习交流，自发传承传唱。我真不知道向大爷心中会有多少歌，他几乎是一路走一路歌，很快我们的身后就跟着了一大路人。

太阳落土四方黑，娃娃问我哪头歇。我是天上麻鸽子，哪头黑就在哪头歇。

向大爷干脆撑起打杵停下来，大家问什么，他就唱什么。我知道出名的背二哥几乎都是大家称道的急智歌手。他的脑壳特别好使，见什么唱什么，出口成歌。

背二哥是下蛮力气的苦累活，又常常远行在外，挑的花花绿绿，除了力气没有一样是自己的，自然不会被山里姑娘青睐，但背二哥仍然憧憬爱情。在路上，背二哥最大的乐趣和兴奋就是遇到田野里劳动的妇女或姑娘，一杵打起，大家你唱我和，讨得骂也好，讨得打也好，都一样地快活。

河里涨水沙浪沙，妹过跳凳眼发花，你是哪家大小姐，要不要我来把你拉，贤妹儿啊——

一般是没有姑娘媳妇应声的，有时也有大胆的女人会马上回答他：

对门哥哥你莫来拉，我是蜜蜂扑过的花，我已开花结过果，你莫在我身上想办法，情哥儿啊——

背二哥看见有人理睬，继续唱道：我和贤妹门对门，看到贤妹长成人，花花轿儿抬起走，你看恁人不恁人，情妹儿啊——

背二哥不等姑娘媳妇回答，大家齐声唱答：叫声情哥你莫慌，三五两天要回门，堂屋敲磬递点子，阳沟后面来会人，情哥儿啊——大家笑一笑，力量就恢复了。

成了家的背二哥远离父母妻儿，也会哼些凄婉缠绵的歌来慰藉自己思乡思家之情：

背在外面心在家，只为生活走天下。父母门前翘首望，妻儿灯下想阿爸。

郎到盐井去背盐，一去就是两三年。床上眼泪洗得澡，地下眼泪撑得船。

当然更多的时候以唱风流歌来取乐，粗野放浪，正像背二哥所唱的：一天不唱那东西，天上太阳不偏西……

至于那些未成家家乡有相中的情妹妹等候的年轻后生，一想起情妹心中更是猫抓抓的：

妹绣荷包圆又圆，送给背哥装银钱。白天带起山中走，黑了放在枕头边，就像贤妹在身边……

草鞋烂了四条索，情妹打来情妹搓，连夜点灯连夜打，靠妹功劳走江河……

曾经寂寞的峡谷中大山里路途上，没有书，没有娱乐，因为这些古老的歌谣，让在路上的日子弥漫着无尽的风情。

大爷说，我老伴就是当年在齐岳山黄葛垭唱回家的。

四 远去

当年成群结队背二哥走过的古道如今车水马龙，古道成了车道，当年的背二哥在老去。大爷说，没有活计上门，大家心痒了，几十个老背二汇聚到他家中，大家把家中的东西绑在背架上，环绕着村庄喊上几嗓，过瘾得很。

大爷说，在槽溪，父母交给孩子的不是粪筐不是镰刀，是背架，是背篓，是打杵，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的背架背篓打杵交不下去啦！

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再次来到槽溪村，

槽溪和今天三峡两岸所有村落一样，村庄不但公路纵横，更为惊讶的是一条条水泥板铺就的人行便道从公路两边伸向每一家中。

向大爷正在家里教儿子和一群年轻人唱背二哥。向大爷告诉我们，槽溪通了公路，驷步河上修起了鱼背山水库，老家改天换地啦，从过去吃饭喝酒枕梦的么店子成为了波光粼粼、游人如织的水店子。儿子不再去外面打工，回到老家买了一艘小游艇，搞起了农家乐。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到这方古道，留下古道上深刻的记忆，让大家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之外，保持心中的丰富和情感，儿子专门要他们这些老背二们教会他们小背二们唱背二哥，好唱给游客们，让背二哥飞扬到更远的远方。

小小游艇荡碧波，我是年轻背二哥，背山背水背太阳，古道春风唱新歌……

向大爷说，我们老啦，该孩子们上场啦！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本文照片由孙墩福提供)